

汽车城·汽车时代

■戴达

作家看嘉定

改革开放 30 年印象

在中国 在东方
在长江奔流大海的东海之滨
上海——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
上海国际汽车城的蓝图绘就
蓝图里飞翔搏击风浪的江鸥
蓝图里响彻长江汹涌澎湃的涛声
蓝图里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

这里有上海最老最老的银杏树
这里的菩提寺在三国时期已建
这里的古井是南北朝的遗物
这里的震川书院留有明代讲学遗风
清代林则徐驾一叶扁舟前来拜访
这片古色古香的土地上
正耸起崭新的上海国际汽车城

这是古老和现代合力演奏的交响乐
这是理想和梦幻共同谱写的抒情诗

上海国际汽车城把汽车高高举起
高高举起的汽车



汽车嘉定(篆刻) ■钱月龙

这推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汽车
这为世界进步带来速度的汽车
这为人类前程带来光明的汽车
今天 上海国际汽车城
像举起一件奇妙的乐器
演奏二十一世纪青春奏鸣曲
一个个美丽的音符
在高速公路上飞扬
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13 亿中国人民
经历了漫长的牛车和马车时代
经历了短暂的自行车时代
今天满怀豪情地迎来了汽车时代
一个使生活更现代的汽车时代
一个欢乐像春雨一样洒落的汽车时代
一个装运时间去创造财富的汽车时代

万众瞩目的上海国际汽车城

她那宁静而又沸腾的身影
投射在天空和地平线上
看得见流光溢彩的生产流水线
看得见风姿绰约的安亭新镇
看得见万人攒动的上海国际赛车场
赛车的轰鸣和观众的欢呼一起
和着浸透香槟酒的潮湿阳光
像春潮一样流淌、流淌……

汽车改变了世界
汽车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
在新世纪的早晨
汽车城正加速向我们走来
汽车城正气势磅礴地向我们走来
长江从它的肩上流过
大海和春天跟它一起奔驰、奔腾、奔放!

大海与狗

野云轩

游仙

天还朦朦着，拨了电话给 L 君：“起床了吗？”“我们已经在看南海日出啦！”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到海边时，早有几个朋友在看海了，在朦胧中拍海浪、拍黑黝黝的远山和礁石，可惜拍不出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涛声响……

这时，不知从哪儿跑来一条小狗，花白相间的毛色，它伏在沙滩上一动不动，看看海，看看游人。我觉得好玩，蹲下身子和它“交流”了几句，然后抚摸它的脑袋，它好听话，好温顺，头一低一低的，眼睛一张一闭的，随着我一下一下的抚摸。徐女士抓拍了这一镜头，诗人戴君脱口而出：“大海，诗人与狗。”见我同狗这么“亲热”，最怕狗的徐女士禁不住也要和它合影。那狗真好，满足了徐女士的要求，徐女士很感动的。

等不及日出，朋友们陆续离开了海岸寻找别的风景去了。而此时出现的一幕令我不禁大声呼喊起来。只见那狗伏在沙滩上一蹦一蹦、一蹦再蹦，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清晰的、有规律的足印，它又呼地窜起来，来回回地跑，跑出个 8 字、再跑出个 8 字……

前不久我在公园还见过一只小狗，在草地汪起的一滩水里蹭啊蹭的，可能是天热，它以此取凉。但弄得一身是泥，它似觉得不妥，就在干净的草地上翻滚着，企图将泥水擦去。

我小时候也养过一条花狗，通人性，有一次隔着河见我放学回家，它游泳过来迎接我。

狗真有趣，南海边的小狗又添一趣。

小草青青

门，普普通通，也许我们不会去特别注意它。那我们心中的门呢？常常被忽视。其实，我们身边都有一扇可以推开的门！

推开心门，可以看见一幅幅画面：在夕阳的余晖下，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与一个年少懵懂的孩子摆弄着棋子，孩子急急地叫唤声：“爷爷不算嘛，重来，重来！”那老人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伸手重新摆弄黑白棋子；还是那孩子，懒懒地倚坐在床头大声呼喊：“爷爷，苹果、梨。”老人用那双颤抖着的手递上了一盘去皮切片的水果，看着那孩子吃得香，看得美，老人笑了……

身高 1.73 米的爷爷虽然年迈，然而曾是名英俊挺拔的军人，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他最辉煌的年代，常听他念叨在战场、部队的种种见闻和战友们。军人也并不是只会“武”，爷爷写得一手好字，硬笔毛笔挥洒自如，自成一派。退休前他还当过记者、编辑呢！望着墙上遒劲的“王体”书法、餐桌玻璃台板下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作品，墨香似乎带我认识了一个新的他。

平日里，人与人之间多少都有些陌生或不了解，似乎都隔着一扇门，倘若我们轻轻地推开它，或许就能发现一段传奇。推开它吧！门，其实开着。

(作者系嘉一联中八年级学生)

门其实开着

王靖嵩

嘉定文化人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见陈鹏举评论陈军的山水画：“丙戌仲夏到黄渡，见步兵有九华山写生之想，且见雁荡写生稿数十帧，铁骨绕指，精气流衍，真乃山水本相……”内心顿时升起莫名的激动。

陈鹏举，《解放日报》文博版主编、美术评论家，读古今名画无数，交名流大家如梭。陈军，嘉定乡间无名小卒一个，其画得鹏举赞赏，定有缘由。

我见过陈军，本份厚道，话不多，腼腆。我开始关注他，陆续读到《新民晚报》等报刊对他的评论，称他为“上海中青年山水画家中的代表人物”，这更使我想见识一下这位“代表人物”的作品。一日，我们相约去陈军画室。

那是个很洁净的农家小院，坐定以后，陈军捧出一大摞写生稿，有雁荡山的、太行山的，每展开一张画稿，我们就一阵叫好，整个下午像在饱餐一席山水画的大宴。从他的夫人口中我们了解到陈军从小爱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作品曾获《江南之春》画展佳作奖、二等奖，作品《春》参加全国农民画展并被选送至挪威、希腊展出，之后由中国展览公司收藏。

由于父亲画画，陈军自幼耳濡目染，静心临摹宋元后各画派佳作，深得其中精髓。近些年他为感悟山水，常苦行僧般背着行囊，孤身在峰峦叠嶂间寻觅，有一年竟四上太行山。陈军的执着让我想起陆少乘竹筏过三峡、刘海粟十上黄山。这是一种追求，一种为艺术殉道般的献身，他们身上有的是艺术家的纯粹。这种纯粹，相比今日某些人以钱买展、买奖、买头衔的行为，更难能可贵。

陈军有幅写生名为《太行清音》，我不很懂画披皴，但从画的浓淡疏密之间，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清气、听见了其间的清音。

几天后我遇见鹏举，说起陈军。鹏举告诉我，有一次上海举办十人山水画展，其余九人都有名气，唯陈军默默无闻，但画卖得最好的恰是陈军。谦和的陈军是抱着向人学习的态度参展的，谁知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著名山水画家车鹏飞看了画展说，陈军的山水画气息是对的，画法是对的，应该向他学习。

嘉定历来与山水有缘，南翔、望新、安亭都可以见得陆少、郑午昌、宋文治等大家当年运笔山水的遗痕。今朝，陈军正走着前辈的路，路漫漫，陈军能否到达前辈的境地，要看他的造化。但不管怎样，他的出现，于当今嘉定画坛是一件幸事。他笔墨中的酣畅，书写着挡不住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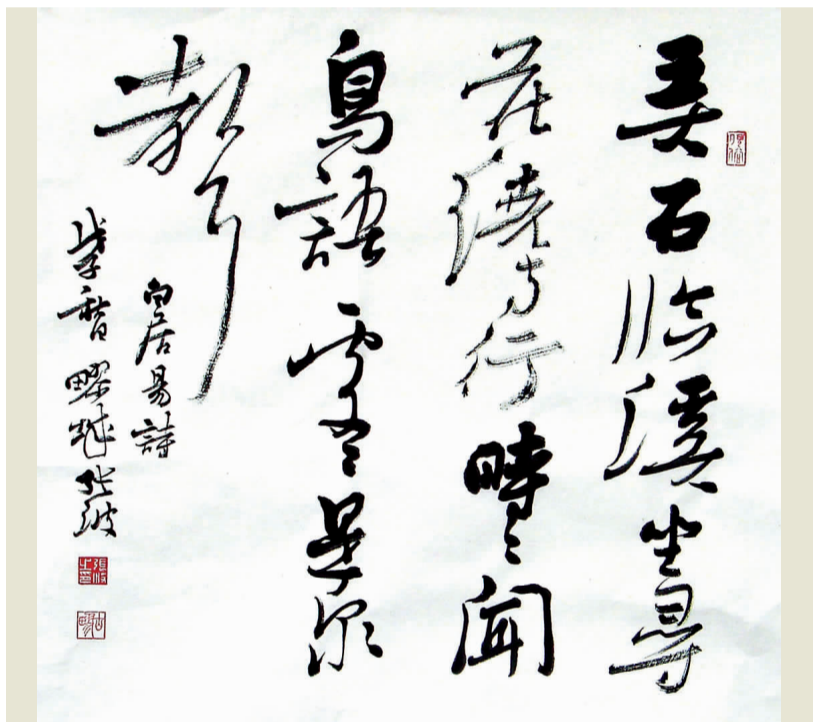


太行清音

潭龙溪

弄石临溪坐 寻花绕寺行
时时闻鸟语 处处是泉声

弄石临溪坐书法 ■张波



教化嘉定多“学政”

友文

史海钩沉

历史上，嘉定有“教化之乡”的美誉。教化，一指教育发达，二指文化昌盛。

明朝中后期以后，由于棉花的种植以及黄道婆织布技术的引入，嘉定大量种植棉花。一大批徽商大款纷纷来到嘉定经商买卖，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棉花的种植。不少百姓家庭因此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之后便有能力强送孩子读书。嘉定的教育文化在经济的助推下日渐繁荣。不少嘉定人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来自“教化之乡”的嘉定学子，往往又被朝廷委任为“学政”。

学政是“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教育考试、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3 年一任，不问以前官阶高低，与督、抚平级，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主管教育文化的“副省长”当然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更需要有镀金的“教授”头衔、“博士”学位。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曾任“学政”一职的嘉定人有：

侯峒曾，明朝进士，在“三屠”中宁死不屈，名闻天下。曾任江西学政。期间，对 2 名违章的宗亲考生予以除名，刚直不阿，“守法无二”，朝野称赞。

张大受(1660—1722)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做过贵州学政。有《匠门书屋集》三十卷。

曹仁虎(1731—1787)，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编修。乾隆五十一年担任广东学政。

钱大昕(1728—1804)，乾隆进士，担任过广东学政，后主江南北诸书院。历史学家、考据大师。著有《廿二史考异》。

王鸣盛，科举考试的榜眼。曾任福建乡试主考官，原本要被任命为提督学政兼秋闱大主考官，后来他主动放弃。著有《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著名历史学家、考据学家。

秦绶章，光绪九年进士。担任过兵部侍郎、湖南乡试副主考以及福建学政。首倡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的教育理念，允许培养翻译人员，引进西方格致(数学)，掌握洋务、税则、条约。

徐郁(?—1907)同治状元。1865 年任江西学政，后任安徽学政。还做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廖寿恒，同治二年进士，当过湖南学政、河南学政。后来到中央担任内阁大学士。

还有二位不是嘉定人，但与嘉定关系密切。

王同愈(1856—1941)，江苏吴县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北学政、江西提学使，湖北学政，晚年久居嘉定南翔。著名画家，著有《王同愈山水册》。

陆陇其：浙江宁波人，曾任嘉定知县。康熙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空缺，康熙想起了清廉著名的县官陆陇其，想让他去接任，但此时，陆陇其已去世。